

DD2002 5003 C1

麻省理工學院韓裔學生自戕，家長興訟求償兩千七百萬美元
(\$27m suit over suicide at MIT hits privacy rules)

--- 駐波士頓文化組提供 ---

麻省理工學院大二學生伊莉莎白·辛(Elizabeth Shin, 韓裔)於二〇〇〇年春季於學校宿舍自焚而死(請參閱本組文教報導九十年三月廿六日美波文字第〇九五號函)。在身亡前一個月,該校舍監通知其父辛鍾勛(譯音, Cho Hyun Shin),由於她情緒失控,大聲喧嘩,被送進學校診所接受精神觀察治療。辛鍾勛當時要求瞭解所有相關細節,但校方認為事涉個人隱私,礙難提供。當辛生父母向女兒探詢原委時,她僅表示心力交瘁,為避免進一步受到刺激,自此絕口不提。究竟她父母是否應該追問下去?還是學校毋須拘泥於保障個人隱私,應適度透露給她的家人?辛家已在元月底向法院提出告訴,要求麻省理工學院賠償兩千七百萬美元,而上述觀點正是此一訴訟的癥結所在。

辛家聲稱,其時莉莎白自殺的傾向十分嚴重,但學校主管和醫療人員卻漠不關心;校方則對此立即反駁,認為他們已竭盡所能,是當事人堅持維護個人隱私,而這項法令是全美各大學院校必須遵守的。在記者招待會上,辛家的律師大衛·迪路卡(David Deluca)對麻省理工學院大肆攻擊。他指出,從一九九零年開始到兩千年四月,該校已有十一名學生自戕,顯然校園文化中無形滲進了一股自殺風潮,學校不亟謀改進,以致八位醫療師、四位行政人員和一些其他教職員忽略了辛生自殺的嚴重傾向,未能及時通知父母。

在質疑該校處理此一事件判斷力的同時,辛家也表示,希望對州以及聯邦政府帶來些許刺激,改進隱私權法。正因現行法令不當,阻礙了及時通知父母關於子女的酗酒與精神問題。麻省理工學院律師傑佛瑞·斯沃普

(Jeffrey Swope)再度重申他過去的說辭,他不認為學校有任何疏失,辛生從高中時期開始就有嚴重的情緒上問題,校方已經盡了一切可能來協助她。

一般因為學生自殺而引起訴訟的例子並不多見,主要是導致一個人自殺的成因本來就相當複雜,再者家屬也想維護隱私。因為本案結果繫於辛生死亡的細節,所以專家們認為難以常理預測。大多數這類案件會衍伸出兩種情形;其一,大學院校在精神治療方面的設施是否符合標準?其二,學生或家

DD20025003C2

長是否採取了適當的步驟去尋求治療，或是面對問題去處理？

布朗大學法律顧問比佛利·雷德貝特（Beverly Ledbetter, Brown University general counsel）認為，本案如果要成立，應當顯示出大學對所屬學生承擔了某種程度的責任，而此一責任遭到忽視卻難以察覺。她表示，自殺者誠然是註了冊的學生，但要求學校擔負無限上綱的責任並不恰當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陪審團會先弄清楚到底學生父母瞭解多少，就像兩年前羅德島州陪審團做出的裁決一樣。一九九零年時，年滿廿一歲的布朗大學大三學生丹尼爾·休斯特（Daniel Shuster）舉槍自盡，由於之前他就有情緒上的問題，所以學校特別轉介至私人診所作心理治療，為期兩年，最後停診了幾個月就結束了生命。他的母親提出告訴，認為學校判斷錯誤、處理失當；但陪審團發現，休斯特是一個問題青年，學校根本難以掌握。辛生的狀況也相近，以往也有情緒上的困擾。在自焚前一年，她因為服用泰力隆藥片（Tylenol）過量，被送到麻省理工學院附近的醫院，進行精神觀察。醫生說她在高中即將畢業那年，由於課程未能修畢，無法取得成績，還引刀自殘過。

就如同布朗大學的案例，麻省理工學院清楚問題所在，也嘗試去幫助過伊莉莎白·辛，讓其住院就醫多回；不過辛家律師大衛·迪路卡注意到，兩相比較之下，辛生的問題更嚴重，斷斷續續消耗了學校許多資源，長達十四個月之久。辛家倒不完全針對學校歷來處理的方式，可是伊莉莎白·辛已經到了自陷絕境的關頭，校方竟然忽略了通知家屬。雖然隱私權法

（Confidentiality law）允許學校隱而不宣，但當學生的安全或健康危急時，仍可權宜通知家屬。波士頓學院心理輔導中心主任湯瑪士·麥克吉尼斯

（Thomas McGuiness, Director of University counseling services）指出，從一方面來講，本案既得顧慮到各個的利益；就另一方面來看，也要維護當事人隱私，分寸要如何拿捏，就得臨場判斷了。一般精神保健專家對辛案尚無直接評析，卻質疑麻省理工學院在執行隱私權法時的標準訂在哪裡？根據全美心理健康諮商師協會（American Mental Health Counselors Sssociation）規定，僅有心理治療醫師必須全然遵守隱私權法以及倫理法。麥克吉尼斯主任表示，如果校方願意的話，辛生就讀學院的院長和舍監或可通知其家屬。他認為「負責學生生活輔導的校方人員，在得知某人出現了自殺傾向，像辛生一樣時，應該要跟家長聯繫。」

DP20025003 C3

辛家直陳他們從未接到過學校任何一通電話，以致無從去判斷伊莉莎白當時嚴重到何種程度。她的父母在接受訪問中堅持，女兒看來總是顯得歡樂健談、活潑外向，即使剛從醫院裡出來也不例外。辛父說：「她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日子並不快樂，然不願讓我們操心。」辛母則表示，「女兒一直是我們生活裡最大的慰藉，她很能將心比心、關懷別人，任何時候有問題，她都十分樂意去配合排除。」即使住院醫療期間，也不忘找個藉口安撫家人，說她只是太累了，不小心多吃了一些泰力隆藥片而已。辛母激動的說：「我的女兒聰明可人，值得信賴。事到如今，我一直絞盡腦汁在想：難道我們真的忽略掉什麼不成？」

--新英格蘭地區文教消息（錄自二〇〇二年一月廿九日波士頓環球報〔The Boston Globe〕）